

送杜少府¹之任²蜀州³

王勃

城闕⁴輔三秦⁵，風煙望五津⁶。

與君離別意，同是宦遊⁷人。

海內⁸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⁹。

無為¹⁰在歧路¹¹，兒女¹²共沾巾¹³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王勃（公元 650–676），字子安，絳州龍門（今山西省河津市）人。早慧，為時所稱。唐高宗麟德二年應制科，對策得高第，任朝散郎，後改沛王府修撰。後來入蜀漫遊，詩文大進。王勃是「初唐四傑」之一，他反對初唐的浮靡詩風，特別抨擊當時流行的上官體，為唐詩開拓健康的發展方向。作品清新流麗，在當時已有盛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這首詩作於長安，當時王勃客居長安，一位杜姓友人要從長安遠赴蜀中為官，王勃於是寫下此詩，為友人送別。

三、注釋

1. 杜少府：王勃的朋友，姓杜，名字不詳。唐人稱縣尉（縣令的副職）為少府。
2. 之任：赴任。之：去、往，動詞。
3. 蜀州：一作蜀川，泛指蜀地，今四川一帶。
4. 城闕：宮門前的望樓稱為闕，這裏借指唐代的都城長安。
5. 輔三秦：以三秦為輔。輔：護衛、守護。三秦：指長安附近的關中之地。項羽滅秦之後，將秦地分封給三位秦降將，所以稱為三秦。
6. 五津：長江流經蜀中，其中的一段有五個渡口，這裏借代蜀中，即杜少府將要前去的地方。
7. 宦遊：因出仕而客遊。
8. 海內：四海之內，即普天下。
9. 比鄰：近鄰。比：㊦[備]，[bei6]；㊧[比]。
10. 無為：不要。
11. 歧路：岔路，指離別之處。

12. 兒女：少年男女。
13. 沾巾：淚水沾濕手巾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「悲莫悲兮生別離」(《楚辭·少司命》)。在中國古代，寫離別的詩大都充滿悲傷的情調。此詩卻與別不同，既寫出與友人的深厚情誼，也表現出作者灑脫豁達的襟懷。

全詩一開始就為離別營造了一個寥廓的背景。第一句寫送別之地，第二句寫朋友將要赴任的地方——蜀州。雖然路途遙遠，風煙杳渺，但筆下景象卻沒有半點衰颯之氣。

第三、四句寫客中送客的情景。王勃客居長安，而友人又將要入蜀，所以說彼此「同是宦遊人」。自己作為客遊在外之人，卻要送友人遠別，面對分離，本來非常容易引起感傷，但他卻寫得意氣豪邁，沒有半點悲傷的情調。

第五、六句道出空間阻隔無損彼此友情，賦予友情有超越時空的意義。而從抒情脈絡來看，仍然與「城闕」二句貫通，只是將空間進一步擴大，在豪邁情感表達中，體現布局的細針密線。詩人與友人是感情深厚的知己，自然心意相通，友情不會因時空的變化而改變，因此，離別時又有甚麼好悲傷的呢？這也就自然引出末二句。

末二句，「歧路」二字含義豐富，既可以明指分別時的岔路，也可以暗喻人生面對的種種困惑。詩人面對離別的一刻，灑脫地提出：不要像少年男女那樣哭泣傷別。足見其胸襟之廣闊，心境之樂觀。

這首詩韻律和諧，對仗工整，可見初唐時期的五言律詩已經相當成熟。從寫法上看，詩人面對友人，殷殷叮囑，語意連貫，而工對和流水對的交替運用，也就為工整的律詩，添加了幾分活潑、流動之氣。詩歌語言非常平實，卻又暗含前人語意：如「海內」二句化用曹植《贈白馬王彪》詩句：「丈夫志四海，萬里猶比鄰。恩愛苟不虧，在遠分日親」；「無為」二句暗用《孔叢子·儒服篇》中典故：魯人子高遊趙，返回家鄉時，其友人鄒文、季節悲傷流淚，子高就說：「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，今乃知其婦人也。人生則有四方之志，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！」讀者細心咀嚼，當可領會更豐富的意涵。